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五

子部二十五

譜錄類

劉向七略門目孔多後併爲四部大綱定矣中間子目遞有增減亦不甚相遠然古人學問各守專門其著述具有源流易於配隸六朝以後作者漸出新裁體例多由創造古來舊目遂不能該附贅懸疣往往牽強隋志譜系本陳族姓而末載竹譜錢圖唐志農家本言種植而雜列

錢譜相鶴經相馬經鷺擊錄相貝經文獻通考
亦以香譜入農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於無
類可歸又復窮而不變故支離顛舛遂至於斯
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創立譜錄一門於是別類殊
名咸歸統攝此亦變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
諸雜書之無可繫屬者門目既繁檢尋亦病於
瑣碎故諸物以類相從不更以時代次焉

古今刀劒錄一卷

兩江總督
探進本

梁陶宏景撰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齊初爲奉

朝請永明十年上表辭祿止於句曲山梁大同二年卒贈中散大夫諡貞白先生事蹟具梁書處士傳是書所記帝王刀劒自夏啟至梁武帝凡四十一事諸國刀劒自劉淵至赫連勃勃凡十八事吳將刀周瑜以下凡十事魏將刀鍾會以下凡六事然關張諸葛亮黃忠皆蜀將不應附入吳將中疑傳寫誤佚蜀將刀標題三字又董卓袁紹不應附魏亦不應在鄧艾郭淮之間均爲顛舛至宏景生於宋代齊高帝作相時已引爲諸王侍讀而書中乃

稱順帝準爲楊玉所弑不應以身歷之事謬誤至此且宏景先武帝卒而帝王刀劒一條乃預著武帝諡號竝直斥其名尤乖事理疑其書已爲後人所竄亂非盡宏景本文然考唐李綽尙書故實引古今刀劒錄云自古好刀劒多投伊水中以禳膝人之妖與此本所記漢章帝鑄劒一條雖文字小有同異而大略相合則其來已久不盡出後人贗造或亦張華博物志之流真僞參半也

鼎錄一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舊本題梁虞荔撰考陳書列傳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釋褐爲梁西中郎行參軍遷中書舍人侯景亂歸鄉里陳初召爲太子中庶子領大著作東陽揚州二州大中正贈侍中諡曰德是荔當爲陳人稱梁者誤也其書不見於本傳唐志始著錄然檢書中載有陳宣帝於太極殿鑄鼎之文荔卒於陳文帝天嘉二年下距臨海王光大二年宣帝嗣位時首尾七年安得預稱諡號其爲後人所攙入無疑又卷首序文乃紀夏鼎應在黃帝條後亦必無

識者以原書無序移掇其文蓋流傳既久屢經竄亂眞僞已不可辨特以其舊帙存之耳又按晁公武讀書志別出吳協鼎錄一條通考與此書兩收之然其書他無所見疑吳字近虞協字近荔傳寫舛譌因而誤分爲二也

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

內府藏本

宋呂大臨撰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中官祕書省正字事蹟附載宋史呂大防傳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大臨考古圖十卷錢曾讀書敏求記則稱

十卷之外尙有續考五卷釋文一卷乃北宋鏤版
得於無錫顧宸家後歸泰興季振宜又歸崑山徐
乾學曾復從乾學借鈔其圖亦令良工繪畫不失
毫髮紙墨更精於槧本云云此本勘驗印記卽曾
所手錄以較世所行本卷一多孔文父飲鼎圖一
銘十四字說五十一字卷三邠敦圖多一蓋圖卷
四開封劉氏小方壺圖乃祕閣方文方壺圖祕閣
方文方壺圖乃開封劉氏小方壺圖今本互相顛
倒卷六目錄多標題盤匱孟弩戈削一行卷八多

玉鹿盧劒具圖三說一百五十五字又多白玉雲
鉤玉環玉玦圖各一卷九多京兆田氏鹿盧鐙圖
一說四十七字又犀鐙第二圖與今本迥別又內
藏環耳翬多一蓋圖卷十新平張氏連環鼎壺無
右所從得及度量銘識皆闕失無可考惟樣存於
此二十字又多廬江李氏鏹斗圖一又獸鑪第二
圖後多說三十五字又卷末多邛州天甯寺僧捧
敕佩圖二說四十六字卷首大臨自序本題曰後
記附載卷末其餘字句行款之異同不可縷舉而

參驗文義皆以此本爲長續圖卷一二十器卷二
二十二器卷三二十六器卷四二十器卷五十二
器先後不以類從蓋隨見隨錄故第五卷所載獨
少或有銘而不摹其文有文而不釋其讀者其收
藏名姓皆載圖說之首云右某人所得與前圖註
姓名於標目下者例亦小殊釋文一卷前有大臨
題詞取銘識古字以廣韻四聲部分編之其有所
異同者則各爲訓釋考證疑字象形字無所從之
字則附於卷末大臨圖成於元祐壬申在宣和博

古圖之前而體例謹嚴有疑則闕不似博古圖之
附會古人動成舛謬其邢敦一條胡安國註春秋
成周宣榭火乃引之詁經足知其說之可據吾邱
衍學古編稱此圖有黑白兩樣

案黑字白字皆指所刻款識 黑

字者後有韻圖欠璊玉璣白字者博山鑪上雜畫
作人手此本銘文作白字然博山鑪圖無所謂人
手亦無所謂雞其釋文一卷依韻排次當卽衍所
謂韻圖然八卷實有廬江李氏璊玉璣知衍所見
之本亦不及此本之完善錢曾稱爲縹囊異物洵

不虛矣惟續圖五卷書錄解題所不載吾邱衍學
古編亦未言及其中第二卷引呂與叔云云又引
考古圖云云第三卷有紹興壬午所得之器云云
則其書在紹興三十二年之後與大臨遠不相及
蓋南宋人續大臨之書而佚其名氏錢曾竝以爲
大臨作蓋考之未審也其釋文所舉諸器皆在前
十卷中所釋榭字析字之類亦多與圖說相合惟
鉅字圖說釋爲張與歐陽修集古錄同而釋文則
從闕疑稍相牴牾或大臨削改未竟偶爾駁文歟

至其題詞稱古器銘識不獨與小篆有異有同一器同一字而筆畫多寡偏旁位置不一者如伯百父敦之百字寶字斲字叔高父簋之簋字晉鼎之作字其異器者如彝尊壽萬等字諸器筆畫皆有小異知古字未必同文至秦始就一律故非小篆所能該亦通論也

嘯堂集古錄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王洙撰洙字子弁一作球字夔玉米芾畫史又作夔石未詳孰是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李邴序祇

稱故人長儒之子未詳其爲何王氏考邴序稱與
長儒同鄉關邴籍濟州任城則倅爲齊人可知是
編錄古尊彝敦卣之屬自商迄漢凡數百種摹其
款識各以今文釋之中有古印章數十其一曰夏
禹元吾邱衍學古編謂係漢巫厭水災法印世俗
傳有渡水佩禹字法此印乃漢篆故知之衍精於
鑒古當得其實衍又謂滕公墓銘鬱鬱作兩字書
與古法疊字止作二小畫者不同灼知其僞則是
書固真贗雜糅然所採摭尙足資考鑒不能以一

二疵累廢之蓋居千百年下而辨別千百年上之遺器其物或真或不真其說亦或確或不確自考古圖以下大勢類然亦不但此書也

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大理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案晁公武讀書志稱宣和博古圖爲王楚撰而錢曾讀書敏求記稱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圖凡臣王黼撰云云都爲削去殆以人廢書則是書實王黼撰楚字爲傳寫之譌矣曾又稱博古圖成於宣和年間而謂之重修者蓋以採取黃長睿博古圖說

在前也考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博古圖說十一卷
祕書郎昭武黃伯思長睿撰凡諸器五十九品其
數五百二十七印章十七品其數四十五長睿沒
於政和八年其後修博古圖頗採用之而亦有刪
改云云錢曾所說良信然考蔡絛鐵圍山叢談曰
李公麟字伯時最善畫性喜古取生平所得及其
聞睹者作爲圖狀而名之曰考古圖及大觀初乃
倣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則此書踵李公
麟而作非踵黃伯思而作且作於大觀初不作於

宣和中條蔡京之子所說皆其目睹當必不誤陳氏蓋考之未審其時未有宣和年號而曰宣和博古圖者蓋徽宗禁中有宣和殿以藏古器書畫後政和八年改元重和右丞范致虛言犯遼國年號案遼先以重熙建元後因天祚諱禧遂追稱重和徽宗不樂遂以常所處

殿名其年且自號曰宣和人亦見鐵圍山叢談則是書實以殿名不以年號名自洪邁容齋隨筆始誤稱政和宣和閒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莫若博古圖云云錢曾遂沿以立說亦失